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
### 第八回 呂仙閣韓荷生遇艷 并州城韋癡珠養病

話說荷生自重翻《芳譜》之後，軍務日見清閑。一日，奉著報捷的回批，經略賞加太保銜，大營將吏俱有陞擢，荷生也得五品銜。彼此慶賀，不免又是一番應酬。光陰易過，早是四月中旬。長日倦人，又見芍藥盛開，庭外丁香海棠，紅香膩粉，素面冰心，獨自玩賞一回。鳥聲聒碎，花影橫披，遂起了訪友的念頭，尋芳的興致。帶了青萍，騎了一匹青海驄，也不要馬兵跟隨，沿路去訪梅小岑、歐劍秋諸人。一無所遇，大為掃興，便欲回營。

走到東南城根邊，遙見一帶波光，澄鮮如鏡，掩映那半天樓閣，儼如一幅畫圖。便問青萍道：「那是甚麼地方？」青萍道：「小的未曾到過。」

荷生便信馬行來，原來是一座大寺院。門前古槐兩樹，蔽日參天。牆外是大池，縱橫十畝。繞著水是綠柳成行，黃鶴百囀，便覺心曠神怡。遂下了馬，看那寺門上橫額是「呂仙閣」三字，便令青萍拂去了身上的塵土，將馬繫在柳蔭中。荷生緩步走到堤邊，看那遊人垂釣。

忽聽閣上數聲清磬，度水穿林，更覺滌盡塵心，飄飄意遠。又信步走進寺門，早見有一輛繡幃香車，停在門內。便向青萍道：「那不是內眷的車麼？不用進去衝撞他們了。」青萍道：「老爺騎了半天馬，又站了這一會，也該歇一會兒。廟裏地方大，那裏就單撞見他們哩？」荷生點點頭道：「你且在此等著。」

遂一人躡進門來，靜悄悄的，祇有那車夫在石板上打盹。轉灣到了東廊，見兩三個小道士，在地下擲錢玩耍，也不招呼荷生。荷生便一直向後走來。祇見寶殿琳宮，迴廊復道，是個香火興旺的古刹。

原來這純陽宮正殿以後，四圍俱係磚砌成閣。閣分三層：上層左臨試院，萬片魚鱗；右接東城，一行雉堞。遠則四圍山色，萬井人煙；近則數畝青畦，一泓綠水。中層為上下必由之道，兩邊石關各數十級。下層做個月洞，係出入總路。

荷生剛到下層洞門，祇聽一陣環佩聲，迎面走出花枝招展的兩個人來。便覺得鼻中一股清香，非蘭非麝，沁人心脾。自然會停了腳步，定睛一看，一個十四五歲的，身穿一件白紡綢大衫，二藍摹本緞的半臂，頭上挽了麻姑髻，當頭插一朵芍藥花。下截是青縷花邊褲，微露出紅蓮三寸，笑盈盈的，已似海棠花，嬌艷無比。一個年紀大些，真是寶月祥雲，明珠仙露。這道神采射將過來，荷生眼光自覺滉漾不定。幸是到了眼前，不得不把心神按定，閃過一旁，讓這兩人過去。這兩人也四目澄澄的瞧了一瞧。

荷生覺得，那絕色眼波，更傾注在自己身上，那一縷魂靈兒好像就給他帶去。同著出了洞，走過院子，將次轉出正殿，這絕色的回頭一盼，纔把精魂送轉。

這兩人都不見了，兩條腿尚如釘住。停一會，緩步向前。恍恍惚惚，記那絕色身上穿的，是一件鑲花邊淺藍雲蝠線縐單衫，下面是百折淡紅縐裙，微露出二寸許窄窄的小弓彎。頭上是換個懶雲髻，簪一技素馨花，似乎是縹緲春山的光景。

一路上凝神渺慮，細細追摹，不知不覺，已走到後面閣上第三層扶梯了。且喜並無一人窺見心事，也就步上扶梯，靠著危欄。想道：「那一個十四五歲的，是個侍兒，決無可疑了。這一個絕色，是那一家宅眷？怎的如許年輕，祇帶一婢來廟呢？若說是小戶人家，那服飾態度，萬分不像。咳！似此天上神仙，人間絕色，此地青樓決無此等尤物，這也不用說。譬如果有這樣一個人，無論丹罩、曼雲，就是秋痕怕也趕不上！祇是人家宅眷，無心邂逅，消受他慧眼頻頻垂盼，已算是我荷生此生艷福，以後還要怎樣呢！」

這樣一想，頓時把先前思暮心腸，如濯向冰壺，不留渣滓，倒也爽然。流覽一回，覺得口渴，緩步出來。一個老道士送上一鍾茶，卻喝不得。

瞧著表已有三下多鐘了，趕著出門，喚過青萍，跨上馬，把鞭一搯，那馬如飛的馳歸大營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荷生所遇的絕色，究竟是誰？原來就是杜采秋。采秋自那日決計出門，次早便和他媽擇了日期，帶著老嫗、丫鬟、伙伴上路。按站到了太原，就寓在菜市街偷園。這園雖不甚大，卻也有些樹木池亭，數十間邃房密室。

本是巨家別業，後來中落，此園又不轉售於人，關閉數年，屋宇漸漸塌壞。采秋去秋以二千金買之，略加修葺，便也幽雅異常。祇是他娘賈氏，因途次感冒，成了重症，日重一日。采秋晝夜伏侍，轉把來訪之客，概行謝絕。此時已半個多月了，見他媽病勢有增無減，因此特來呂仙閣，求籤許願，不想遇見荷生。

其實采秋意中有荷生，卻不曾見過這個人。荷生日中有采秋，又不曾聞有這個人。然荷生看不出，采秋是個妓女。采秋卻看得出，荷生是個名流。一路想道：「這人丰神澄澈，顧盼不凡，定是個南邊出色人物。」因又想道：「此人或且就是紫滄說的韓荷生，那廟門外柳蔭拴一匹馬，係青海驄，不是大營，那裏有此好馬？」

正在出神，車已到家。想他媽病勢危篤，呂仙閣的籤又不甚好，也把路上所有想頭，一齊摺開了。這且按下。

卻說癡珠由草涼驛趕程，十九日午後已到西安。隨便卸裝旅店，就僱定長車。因河南土匪出沒無常，與車夫約定，取道山西，限十八日到京。一面吩咐跟人檢點行李，一面寫了幾封川信，交給廣漢家丁回去銷差。

此時已是黃昏，癡珠也不換衣服，坐車向紅布街王漱玉家來。不想漱玉夫婦雙雙的外家去了。癡珠祇得把他家裏作一束帖，並詩二首留別，悵然而返。詩云：

卅年聚散總關情，銷盡離魂是此行。  
去日苦多來日少，春風淒絕子規聲。  
客囊猶似去年貧，湖海浮沉剩一身。  
東閣何時重話舊？可憐腸斷再來人！

那王家管事家人劉福，為著癡珠是漱玉極愛敬的朋友。三更天自己跑來請安，送過酒菜，再三挽留。癡珠姑且答應，其實天一亮，便裝車上路去了。

癡珠自幼本係嬌養，弱冠在第，文章丰采，傾動一時。兼之內顧無憂，儻來常有，以此輕裘肥馬，暮楚朝秦，名宿傾心，美人解佩。十年以後，目擊時艱，腸迴聲緯，賓朋零落，耆舊銷沉。

此番經年跋涉，內窘於贍家之無術，外窮於售世之不宜。南望倉皇，連天烽火；西行躑躅，匝地荊榛。披月趕程，業馳驅之已瘁；望雲陟屺，方啟處之不遑。憂能傷人，勞以致疾。二十一夜趕到潼關，便神思懶怠，不思飲食。次日五更起來，覺得頭暈眼花，口中乾燥，好不難受。勉強掙扎，出關渡河。曉風撲面，陡然四支發抖，牙關戰得磕磕的響，叫禿頭將兩床棉被被壓在身上，全然沒用。直到韓陽鎮打尖，服下建曲，吹下痧藥，略覺安靜。

是晚到了蒲關，想欲求醫，因憶起一個故舊來。此人姓錢名同秀，字子守，本南邊人，善醫，隨宦此地，辦起鹽務，字號「裕豐」。癡珠令人持柬相邀，候至三更不到，癡珠祇得付之一笑。

睡至五更，頭目比日間清爽，而兩腳酸痛，不可屈伸。此本癡珠舊疾，近來好了，此時重又大發。一路倒難為禿頭，扶上扶下，又要收拾鋪蓋、又要料理飲食、又要管理銀錢。日夜辛勤，極其勞瘁。癡珠委實過意不去。

行至霍州，值有同鄉左藕肪孝廉，掌教此地，代覓一僕，名喚穆升，稍分禿頭辛苦。孝廉因力勸癡珠，就醫太原。且將他的家信，取出給癡珠瞧，說是二月後賊勢漸平，故鄉時事，可以無憂。癡珠覺得略略放心，數日之間也就到了太原。

先是在旅店住了一日，嘈雜不堪。遂租了汾堤上，汾神廟西院一所客房養病。當下收拾行李，坐車到了寓所，倒也乾乾淨淨一

所房屋。

上房四間屋子，中間是客廳，東屋兩間是臥室，西屋是下人的住屋。院中有兩株大槐樹遮住了，不見天日。後面也是個大院子，卻是草深一尺。東邊是朝西小樓一座，樓下左邊屋放口棺本，卻是空的，癡珠也不理論。右邊是廚房。西邊是牆，牆上有重門。通著秋華堂廊廡。

禿頭、穆升趕著將鋪蓋取出，正在打展。祇見一個和尚，歡天喜地遠遠的叫將過來道：「我道是那一位韋老爺，卻原來就是癡珠老爺！」癡珠拐著腳向前一看，也歡喜道：「心印，你如何在這裏？」

看官，這心印和尚，汝道是誰？原來就是汾神廟住持。他本係西湖淨慈寺知客，工詩書。向年癡珠就聘臨安，與心印為方外交，往來親密。後來癡珠解館。心印以心疾，發願朝山。航南海，涉峨眉，前年頂禮五臺後，將便道入都，官紳延主汾神祠。癡珠此來，得逢心印，也算意想不到之事。

當下彼此施禮，略敘別後蹤跡。心印見癡珠初搬進來，一切未曾安置，且行李亦極蕭條，便向穆升道：「這邊缺甚麼家伙，即管向當家取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起來攜癡珠的手道：「老僧攙你到方丈躺躺吧，讓他們收拾妥帖，你再過來。」癡珠也自情願。

心印和禿頭一路照應，癡珠蹣跚的來到方丈。便躺在心印床上，與心印暢談十餘年分手的事。因說道：「自恨華盛時，不早自定。至於中年，家貧身賤，養癰畏疽，精神不齒，那能不病人膏肓呢！」心印慰道：「百年老樹中琴瑟，一解舊水藏蛟龍。人生際遇何常，偶沾清恙，怕甚麼哩。」癡珠道：「功名富貴，命也！祇上有老母，下有弱弟，際此時艱，治生計拙，這心怎放得下。」心印道：「這也祇得隨緣。」遂勸癡珠吃了兩碗稀飯。飯後睡了一覺，兩腳疼痛已略鬆動。到了二更，大家攙扶過來，晚夕無話。

次日五月初一，癡珠換過衣帽，穆升扶著，想到觀音閣燒香。剛轉過甬道，祇見一陣僕婦丫鬟，捧著一青年少婦進來，癡珠祇得站住。那少婦卻也停步，將癡珠打掠一回，向一僕婦說了幾句話，徑自上閣去了。

這僕婦便走到癡珠跟前，問道：「老爺可姓韋？官章可是玉字旁麼？」癡珠沉吟未答。穆升說道：「姓名卻是，你怎的問哩？」僕婦道：「是我們太太叫問呢。」便如飛的上閣回話。癡珠想道：「這少婦面熟得很，一時記不起了。他來問我，自然是認得我呢。」

看官，汝道這少婦又是誰呢？原來就是蒲關遊總兵長齡字鶴仙之妹、大營李副將喬松字讓如的夫人。十五年前，游鶴仙之父官名炳勛，提督東越水師，癡珠彼時曾就其西席之聘。他兄妹兩個，一纔十六歲，一纔十三歲，師弟之間，極其相得。

未及一年，游提督調任廣東。癡珠中後，又南北奔馳，也曉得鶴仙，中了武進士，卻不知道就在江南隨標，數年之間，以江南軍功擢至總兵，且不曉得即在蒲關。如今認起來，卻得兩位弟子。癡珠在并州養病，有這多舊人，也不寂寞了。正是：

相逢不相識，交臂失當前。

相識忽相逢，相逢豈偶然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